第三十三回 杜少卿夫妇游山 迟衡山朋友议礼

话说杜少卿自从送了娄太爷回家之后，自此就没有人劝他，越发放着胆子用银子天二评：此特笔也，见�涮�爷平日非不劝。前项已完，叫王胡子又去卖了一分田来，二千多银子，随手乱用。又将一百银子把鲍廷玺打发过江去了天二评：一百�y子教戏子则不足，跳猴子则有�N，恐王太太又在家等候吃人参了。王知县事体已清，退还了房子，告辞回去。杜少卿在家又住了半年多，银子用的差不多了，思量把自己住的房子并与本家，要到南京去住黄评：弃祖业，离乡里，此少卿之疵也。和娘子商议，娘子依了。人劝着他，总不肯听黄评：娘子却太无主意，然却是夫倡妇随。足足闹了半年，房子归并妥了。除还债赎当，还落了有千把多银子，和娘子说道：“我先到南京会过卢家表侄，寻定了房子，再来接你。”

当下收拾了行李，带着王胡子，同小厮加爵过江。王胡子在路见不是事，拐了二十两银子走了天二评：天去其疾，而元气已丧。杜少卿付之一笑齐评：也只好如此。只带了加爵过江。到了仓巷里外祖卢家天二评：少卿未知慎卿已去而不�L慎卿，先至卢家，知其平日泛泛。表侄卢华士出来迎请表叔进去，到厅上见礼。杜少卿又到楼上拜了外祖、外祖母的神主。见了卢华士的母亲，叫小厮拿出火腿、茶叶土仪来送过。卢华士请在书房里摆饭，请出一位先生来，是华士今年请的业师。那先生出来见礼，杜少卿让先生首席坐下。杜少卿请问：“先生贵姓？”那先生道：“贱姓迟，名均，字衡山天二评：此回以后祭泰伯祠诸人渐渐聚集，而迟衡山倡建泰伯祠，又议定祭礼，乃最要之人，故于此先出。少卿以�屋故先到卢家，而衡山乃卢家西席，故先见面，提纲挈领，叙事秩然。请问先生贵姓？”卢华士道：“这是学生天长杜家表叔。”迟先生道：“是少卿？先生是海内英豪、千秋快士黄评：八字赞少卿，可见少卿非银钱买来者。只道闻名不能见面，何图今日邂逅高贤！”站起来，重新见礼。杜少卿看那先生细瘦，通眉长爪，双眸炯炯，知他不是庸流，便也一见如故。吃过了饭，说起要寻房子来住的话，迟衡山喜出望外，说道：“先生何不竟寻几间河房住？”杜少卿道：“这也极好。我和你借此先去看看秦淮。”迟先生叫华士在家好好坐着，便同少卿步了出来。走到状元境，只见书店里贴了多少新封面，内有一个写道：“《历科程墨持运》。处州马纯上，嘉兴蘧夫同选。齐评：挽合前文。天二评：马二先生是泰伯祠第三�I，故于此先出，又带出蘧�夫。黄评：此后便将大祭中人渐渐拢来。杜少卿道：“这蘧夫是南昌蘧太守之孙，是我敝世兄。既在此，我何不进去会会他？”便同迟先生进去。蘧夫出来叙了世谊，彼此道了些相慕的话。马纯上出来叙礼，问：“先生贵姓？”蘧夫道：“此乃天长殿元公孙杜少卿先生，这位是句容迟衡山先生，皆江南名坛领袖天二评：定要说到名��总病根。小弟辈恨相见之晚。”吃过了茶，迟衡山道：“少卿兄要寻居停，此时不能久谈，要相别了。”同走出来，只见柜台上伏着一个人在那里看诗，指着书上道：“这一首诗就是我的。天二评：我亦不问而知其必是景兰江。四个人走过来，看见他旁边放着一把白纸诗扇。蘧夫打开一看，款上写着“兰江先生”。蘧夫笑道：“是景兰江。黄评：顺手带出景兰江，知其已至南京，为大祭用也。景兰江抬起头来看见二人，作揖问姓名。杜少卿拉着迟衡山道：“我每[[1]](#footnote-1)且去寻房子，再来会这些人。”

当下走过淮清桥，迟衡山路熟，找着房牙子，一路看了几处河房，多不中意，一直看到东水关。这年是乡试年，河房最贵，这房子每月要八两银子的租钱。杜少卿道：“这也罢了，先租了住着，再买他的。”南京的风俗是要付一个进房，一个押月[[2]](#footnote-2)。当下房牙子同房主人跟到仓巷卢家写定租约，付了十六两银子。卢家摆酒留迟衡山同杜少卿坐坐，到夜深，迟衡山也在这里宿了。

次日才洗脸，只听得一人在门外喊了进来：“杜少卿先生在那里？黄评：文笔不平，阅看请猜是谁人？齐评：突兀有神。天二评：狗�^得信偏快。杜少卿正要出去看，那人已走进来，说道：“且不要通姓名，且等我猜一猜着！”定了一会神，走上前，一把拉着少卿道：“你便是杜少卿。齐评：学�t楼梦笔意，彼是脂粉气，此有豪爽气。黄评：认得关夫子眉毛。杜少卿笑道：“我便是杜少卿。这位是迟衡山先生，这是舍表侄。先生，你贵姓？”那人道：“少卿天下豪士，英气逼人，小弟一见丧胆，不似迟先生老成尊重黄评：两面圆到，真是乖人。所以我认得不错。小弟便是季苇萧。黄评：此子却也可人。迟衡山道：“是定梨园榜的季先生？久仰久仰！”季苇萧坐下，向杜少卿道：“令兄已是北行了。黄评：一笔撇却慎卿，此笔墨简省之法，人却易忽。天二评：慎卿北行�奈�萧口中说出。此句接梨园榜来。杜少卿惊道：“几时去的？”季苇萧道：“才去了三四日。小弟送到龙江关，他加了贡，进京乡试去了。少卿兄挥金如土黄评：真是“挥金如土”，然而了矣。为甚么躲在家里用，不拿来这里我们大家顽顽？齐评：正是不得其地。天二评：应伯爵声口。杜少卿道：“我如今来了。现看定了河房，到这里来居住。”季苇萧拍手道：“妙！妙！我也寻两间河房同你做邻居，把贱内也接来同老嫂作伴。这买河房的钱，就出在你！黄评：一见就骗，迟了迟了。天二评：又似臧三。杜少卿道：“这个自然。天二评：还是老官口气。须臾，卢家摆出饭来，留季苇萧同吃。吃饭中间，谈及哄慎卿看道士的这一件事天二评：得意之笔。众人大笑，把饭都喷了出来。才吃完了饭，便是马纯上、蘧夫、景兰江来拜。会着谈了一会，送出去。才进来，又是萧金铉、诸葛天申、季恬逸来拜黄评：又顺手带出三人，以便联络，且为大祭用。季苇萧也出来同坐。谈了一会，季苇萧同三人一路去了。杜少卿写家书，打发人到天长接家眷去了。

次日清晨，正要回拜季苇萧这几个人，又是郭铁笔同来道士来拜天二评：来道士不�A大祭而此处出之者，所以映带前文，又�A为芜湖绝粮�r伏一救星也。杜少卿迎了进来，看见道士的模样，想起昨日的话，又忍不住笑。道士足恭了一回，拿出一卷诗来。郭铁笔也送了两方图书。杜少卿都收了齐评：这是见面礼。吃过茶，告别去了。杜少卿方才出去回拜这些人。一连在卢家住了七八天，同迟衡山谈些礼乐之事黄评：礼乐二字，打动大祭。甚是相合。家眷到了，共是四只船，拢了河房。杜少卿辞别卢家，搬了行李去。

次日，众人来贺。这时三月初旬，河房渐好，也有箫管之声。杜少卿备酒请这些人，共是四席。那日，季苇萧、马纯上、蘧夫、季恬逸、迟衡山、卢华士、景兰江、诸葛天申、萧金铉、郭铁笔、来霞士都在席黄评：大祭诸人，又先小聚一回。金东崖是河房邻居，拜往过了，也请了来黄评：金东崖住河房，前文已有伏笔。本日茶厨先到，鲍廷玺打发新教的三元班小戏子来磕头，见了杜少爷、杜娘子，赏了许多果子去了。随即房主人家荐了一个卖花堂客叫做姚奶奶来见天二评：姚奶奶留作后用。杜娘子留他坐着。到上昼时分，客已到齐，将河房窗子打开了。众客散坐，或凭栏看水，或啜茗闲谈，或据案观书，或箕踞[[3]](#footnote-3)自适，各随其便齐评：一�r雅集。只见门外一顶轿子，鲍廷玺跟着，是送了他家王太太来问安黄评：王太太余波。王太太下轿进去了，姚奶奶看见他，就忍笑不住，向杜娘子道：“这是我们南京有名的王太太，他怎肯也到这里来。”王太太见杜娘子，着实小心，不敢抗礼天二评：王太太证果了。黄评：王太太进于道矣，一笑。杜娘子也留他坐下。杜少卿进来，姚奶奶、王太太，又叩见了少爷。鲍廷玺在河房见了众客，口内打诨说笑天二评：固是戏子本色，然而文卿无之。文卿是世袭戏子，廷玺则本士人之子，且不过�I班而已，而相去天�Y，此亦世风升降之一端也。闹了一会，席面已齐，杜少卿出来奉席坐下，吃了半夜酒，各自散讫。鲍廷玺自己打着灯笼，照王太太坐了轿子，也回去了黄评：至此始了王太太。

又过了几日，娘子因初到南京，要到外面去看看景致。杜少卿道：“这个使得。”当下叫了几乘轿子，约姚奶奶做陪客，两三个家人婆娘都坐了轿子跟着。厨子挑了酒席，借清凉山一个姚园黄评：大约是后来之随园。这姚园是个极大的园子天二评：此即后来随园也。园亦不甚大，而�Q极大，盖借景于园外，简斋固已自言之。然《诗�》中又冒�Q即《红楼�簟分�大观园，则又�镭�生、匡超人、牛浦郎辈笔意也。平步青评：姚园即后来随园，《诗话》又冒�Q大观圆，则非。进去一座篱门。篱门内是鹅卵石砌成的路，一路朱红栏杆，两边绿柳掩映。过去三间厅，便是他卖酒的所在，那日把酒桌子都搬了。过厅便是一路山径，上到山顶，便是一个八角亭子。席摆在亭子上。娘子和姚奶奶一班人上了亭子，观看景致。一边是清凉山，高高下下的竹树；一边是灵隐观，绿树丛中，露出红墙来，十分好看。坐了一会，杜少卿也坐轿子来了。轿里带了一只赤金杯子，摆在桌上，斟起酒来，拿在手内，趁着这春光融融，和气习习，凭在栏杆上，留连痛饮。这日杜少卿大醉了，竟携着娘子的手，出了园门，一手拿着金杯，大笑着，在清凉山冈子上走了一里多路齐评：好景良辰，不愧雅人深致。黄评：狂态与慎卿不同，此作者特特写作两样，以见文笔一毫不可犯复也。背后三四个妇女嘻嘻笑笑跟着，两边看的人目眩神摇，不敢仰视。杜少卿夫妇两个上了轿子去了。姚奶奶和这几个妇女，采了许多桃花插在轿子上，也跟上去了。

杜少卿回到河房，天色已晚。只见卢华士还在那里坐着，说道：“北门桥庄表伯听见表叔来了，急于要会。明日请表叔在家坐一时，不要出门，庄表伯来拜。”杜少卿道：“绍光先生是我所师事之人黄评：少卿是书中第三人，先写；次出庄绍光，第二人；再出虞博士，第一人。我因他不耐同这一班词客相聚，所以前日不曾约他天二评：此其所以为�f�B光知己，不似今人�客，�A七�A八尽此一席。我正要去看他，怎反劳他到来看我？贤侄，你作速回去，打发人致意，我明日先到他家去。”华士应诺去了。杜少卿送了出去。才关了门，又听得打的门响。小厮开门出去，同了一人进来，禀道：“娄大相公来了。”杜少卿举眼一看，见娄焕文的孙子穿着一身孝，哭拜在地，说道：“我家老爹去世了，特来报知。天二评：少卿急欲会�f韶光，读者亦急欲两人会合，作者偏借娄老爹事缓之，以自矜其文法，真无可奈何之事。然而天下无可奈何之事盖常有之，作者�`取其意耳。杜少卿道：“几时去世的？”娄大相公道：“前月二十六日。”杜少卿大哭了一场，吩咐连夜制备祭礼。次日清晨，坐了轿子，往陶红镇去了黄评：接写与庄绍光相会嫌直，将娄焕文之死即于此处了结，恰好。季苇萧打听得姚园的事，绝早走来访问天二评：不知要来插科打诨些甚么，混些酒食而已。知道已往陶红，怅怅而返。

杜少卿到了陶红，在娄太爷柩前大哭了几次，拿银子做了几天佛事，超度娄太爷生天。娄家把许多亲戚请来陪。杜少卿一连住了四五日，哭了又哭黄评：此等至诚感人，天下有几。陶红一镇上的人，人人叹息，说：“天长杜府厚道。黄评：写少卿全是一片天真，我觉庄绍光断不能及。又有人说：“这老人家为人必定十分好，所以杜府才如此尊重报答他。为人须像这个老人家，方为不愧。天二评：此�淅隙ㄔu，已借傍人说出，而评者�q横生议论，盖未曾细辨。杜少卿又拿了几十两银子交与他儿子、孙子，买地安葬娄太爷。娄家一门，男男女女，都出来拜谢。杜少卿又在柩前恸哭了一场，方才回来。

到家，娘子向他说道：“自你去的第二日，巡抚一个差官，同天长县的一个门斗，拿了一角文书来寻，我回他不在家。他住在饭店里，日日来问，不知为甚事。”杜少卿道：“这又奇了！黄评：真奇。文笔不平，令人应接不暇。正疑惑间，小厮来说道：“那差官和门斗在河房里要见。”杜少卿走出去，同那差官见礼坐下。差官道了恭喜，门斗送上一角文书来。那文书是拆开过的黄评：细。杜少卿拿出来看，只见上写道：

巡抚部院李，为举荐贤才事：钦奉圣旨，采访天下儒修。本部院访得天长县儒学生员杜仪，品行端醇，文章典雅。为此饬知该县儒学教官，即敦请该生即日束装赴院，以便考验，申奏朝廷，引见擢用。毋违，速速！

杜少卿看了道：“李大人是先祖的门生，原是我的世叔，所以荐举我黄评：荐举出之私恩，却不妨直说，此亦少卿不可及处。我怎么敢当？但大人如此厚意，我即刻料理起身，到辕门去谢。天二评：回家将谓会�f绍光矣，却又作一折。留差官吃了酒饭，送他几两银子作盘程，门斗也给了他二两银子，打发先去了。

在家收拾，没有盘缠，把那一只金杯当了三十两银子黄评：虽是金杯近俗，然当了作辞征辟用，又觉雅甚。带一个小厮，上船往安庆去了。到了安庆，不想李大人因事公出，过了几日才回来。杜少卿投了手本，那里开门请进去，请到书房里。李大人出来，杜少卿拜见，请过大人的安，李大人请他坐下。李大人道：“自老师去世之后，我常念诸位世兄。久闻世兄才品过人，所以朝廷仿古征辟[[4]](#footnote-4)大典，我学生要借光，万勿推辞。”杜少卿道：“小侄菲才寡学，大人误采虚名，恐其有玷荐牍。”李大人道：“不必太谦，我便向府县取结。”杜少卿道：“大人垂爱，小侄岂不知。但小侄麋鹿之性，草野惯了，近又多病，还求大人另访。”李大人道：“世家子弟，怎说得不肯做官？我访的不差，是要荐的！齐评：辞�蓝��x正，极是难得。慎卿遇之，必欣然道�x矣，此少卿所以高也。杜少卿就不敢再说了。李大人留着住了一夜，拿出许多诗文来请教。

次日辞别出来。他这番盘程带少了，又多住了几天，在辕门上又被人要了多少喜钱去，叫了一只船回南京，船钱三两银子也欠着。一路又遇了逆风，走了四五天，才走到芜湖。到了芜湖，那船真走不动了，船家要钱买米煮饭。杜少卿叫小厮寻一寻，只剩了五个钱天二评：曲曲折折，要大老官稍知甘苦。杜少卿算计要拿衣服去当黄评：笑倒，然而有趣，夫谁知之。心里闷，且到岸上去走走，见是吉祥寺，因在茶桌上坐着，吃了一开茶。又肚里饿了，吃了三个烧饼，倒要六个钱，还走不出茶馆门天二评：吃的�r候不曾算耶。只见一个道士在面前走过去，杜少卿不曾认得清。那道士回头一看，忙走近前道黄评：写无意中相遇，最妙。“杜少爷，你怎么在这里？”杜少卿笑道：“原来是来霞兄天二评：笑者，�q忆慎卿事也。你且坐下吃茶。黄评：以前诸人作为大祭用，惟道士无用，便于此处了之。来霞士道：“少老爷，你为甚么独自在此？”杜少卿道：“你几时来的？”来霞士道：“我自叨扰之后，因这芜湖县张老父台写书子接我来做诗，所以在这里。我就寓在识舟亭黄评：识舟亭俗称八角亭。甚有景致，可以望江。少老爷到我下处去坐坐。”杜少卿道：“我也是安庆去看一个朋友黄评：对道士不说出荐举，是极。回来从这里过，阻了风。而今和你到尊寓顽顽去。”来霞士会了茶钱，两人同进识舟亭。庙里道士走了出来问那里来的尊客。来道士道：“是天长杜状元府里杜少老爷。”道士听了，着实恭敬天二评：杜�钤��N威震于殊俗。黄评：不必恭敬，一文俱无，一笑。请坐拜茶。杜少卿看见墙上贴着一个斗方，一首识舟亭怀古的诗，上写：“霞士道兄教正”，下写：“燕里韦阐思玄稿”黄评：借诗引出韦四太爷，恰好。借出韦四太爷名字。杜少卿道：“这是滁州乌衣镇韦四太爷的诗。他几时在这里的？”道士道：“韦四太爷现在楼上。天二评：仙乎，仙乎，�奶於�降，读者亦渴念久矣。黄评：大妙，令阅者亦代为之喜。杜少卿向来霞士道：“这样，我就同你上楼去。”便一同上楼来，道士先喊道：“韦四太爷，天长杜少老爷来了！”韦四太爷答应道：“是那个？”要走下楼来看。杜少卿上来道：“老伯！小侄在此。”韦四太爷两手抹着胡子，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我当是谁，原来是少卿黄评：如闻其声，如见其人，随意写来，无不入妙。你怎么走到这荒江地面来天二评：出�霰阌腥ぁＦ哪铟孜瘫鹄次揄�。且请坐下，待我烹起茶来，叙叙阔怀。你到底从那里来？”杜少卿就把李大人的话告诉几句黄评：见韦四太爷方说出荐举事，是极。又道：“小侄这回盘程带少了，今日只剩的五个钱；方才还吃的是来老爷的茶，船钱饭钱都无。”韦四太爷大笑道：“好！好！今日大老官毕了[[5]](#footnote-5)齐评：正所�^上场总有下场时。黄评：大老官必至于此，然少卿必不悔也。但你是个豪杰，这样事何必焦心？且在我下处坐着吃酒。我因有教的一个学生住在芜湖，他前日进了学，我来贺他，他谢了我二十四两银子。你在我这里吃了酒，看风转了，我拿十两银子给你去。天二评：我为少卿一快。杜少卿坐下，同韦四太爷、来霞士三人吃酒。直吃到下午，看着江里的船在楼窗外过去，船上的定风旗[[6]](#footnote-6)渐渐转动。韦四太爷道：“好了！风云转了！”大家靠着窗子看那江里，看了一回，太阳落了下去，返照照着几千根桅杆半截通红天二评：真景，妙无�b�语，画所不到。黄评：是芜湖江口景致，令我乡思之勃然。然以今思之，又惨然矣。杜少卿道：“天色已晴，东北风息了，小侄告辞老伯下船去。”韦四太爷拿出十两银子递与杜少卿，同来霞士送到船上。来霞士又托他致意南京的诸位朋友。说罢别过，两人上岸去了。

杜少卿在船歇宿。是夜五鼓，果然起了微微西南风，船家扯起篷来，乘着顺风，只走了半天，就到白河口。杜少卿付了船钱，搬行李上岸，坐轿来家。娘子接着，他就告诉娘子前日路上没有盘程的这一番笑话，娘子听了也笑。

次日，便到北门桥去拜庄绍光先生。那里回说：“浙江巡抚徐大人请了游西湖去了，还有些日子才得来家。天二评：笔力如怒�R不可羁勒。黄评：紧接拜庄绍光，仍不见面，再作一曲。杜少卿便到仓巷卢家去会迟衡山。卢家留着吃饭。迟衡山闲话说起：“而今读书的朋友，只不过讲个举业，若会做两句诗赋，就算雅极的了，放着经史上礼、乐、兵、农的事，全然不问天二评：礼乐兵农是「文章里辞藻」，如何当真。我本朝太祖定了天下，大功不差似汤武齐评：绝大议�。天二评：只恐未及汉唐，何论汤武。却全然不曾制作礼乐。少卿兄，你此番征辟了去，替朝廷做些正经事，方不愧我辈所学。”杜少卿道：“这征辟的事，小弟已是辞了。正为走出去做不出甚么事业，徒惹高人一笑，所以宁可不出去的好。齐评：少卿如真出去亦不能为，落得做个高人。天二�u：言之慷然。古之人量而后入，免得断送�^皮。黄评：此是作书本旨。迟衡山又在房里拿出一个手卷来，说道：“这一件事，须是与先生商量。”杜少卿道：“甚么事？”迟衡山道：“我们这南京，古今第一个贤人是吴泰伯[[7]](#footnote-7)黄评：吴泰伯是千古第一个不要功名富贵的，故以大祭为全书之主。却并不曾有个专祠天二评：大文章�l端。那文昌殿[[8]](#footnote-8)、关帝庙，到处都有。小弟意思要约些朋友，各捐几何，盖一所泰伯祠，春秋两仲[[9]](#footnote-9)，用古礼古乐致祭；借此，大家习学礼乐，成就出些人才，也可以助一助政教天二评：�重正大，是真儒见识。但建造这祠，须数千金。我裱了个手卷在此，愿捐的写在上面。少卿兄，你愿出多少？”杜少卿大喜道：“这是该的！”接过手卷，放开写道：“天长杜仪捐银三百两。”迟衡山道：“也不少了。我把历年做馆的修金节省出来，也捐二百两。”就写在上面，又叫：“华士，你也勉力出五十两。”也就写在卷子上。迟衡山卷起收了，又坐着闲谈。只见杜家一个小厮走来禀道：“天长有个差人在河房里要见少爷，请少爷回去。”杜少卿辞了迟衡山回来。只因这一番，有分教：一时贤士，同辞爵禄之縻；两省名流，重修礼乐之事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1. 我每——加在人称代词下表示复数的“们”，元人多写作“每”，明人有时写作“每”，本书作者在这里也沿用了，“我每”就是“我们”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)
2. 一个进房，一个押月——多付一个月租金，作为押租，叫“进房”；预付一个月租金，作为先付后住，叫“押月”。 [↑](#footnote-ref-2)
3. 箕踞（jū）——不拘礼貌地张开两只脚像簸箕样地坐着。 [↑](#footnote-ref-3)
4. 征辟——“征”和“辟”都是召的意思；称“征辟”，就是说由皇帝征召至京直接任用，带有礼聘的性质。明朝的荐举和清初的“博学鸿词”考试，也常被人按古称说成是征辟。“征君”是当时对应征召的人的称呼。 [↑](#footnote-ref-4)
5. 毕了——瘪了、干枯了的意思。 [↑](#footnote-ref-5)
6. 定风旗——装在桅杆顶上的三角旗或飘带式旗。船家用来定风向的。 [↑](#footnote-ref-6)
7. 吴泰伯——泰伯，西周太王的长子，他把王位让给兄弟，自己逃到南方去创立了吴国，因此在古代被尊为大贤人。 [↑](#footnote-ref-7)
8. 文昌殿——供祀文昌帝君的殿。迷信的读书人认为文昌管人间禄命，是士人的神。第三十六回写虞博士的父亲，连生儿子的事也要去求它，就是这个缘故。 [↑](#footnote-ref-8)
9. 春秋两仲——指仲春、仲秋，就是二月，八月。 [↑](#footnote-ref-9)